

◇铭心一刻

黑帽精灵黑嘴鸥

[盐城]刘波

条子泥湿地保护区的巡护员老李打电话来,说黑嘴鸥来了,三百多只,比往年早了半个月。我放下电话就往条子泥赶。

赶到时已是下午。老李站在海堤上,军大衣被风掀起。他指着远处:“在那边,川水湾。”

沿海堤走了二十来分钟,拐上一道土埂。老李递过望远镜。镜头里涌出一片白色——散落在滩涂上的鸟群。最显眼的是它们的头:乌黑发亮,像戴着一顶礼帽。身子雪白,翅膀浅灰,腿是红的。

“三百多只,”老李说,“昨天数的。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卷边的小本子,纸页发黄。2023年3月17日,2024年3月20日,2025年3月22日。今年是3月7日。“早了半个月,”他把本子塞回口袋,“鸟的事,说不准。”

我第一次见黑嘴鸥,是夏天。那年七月,老李带我去看繁殖地。碱蓬草正旺,红彤彤铺在地上。他蹲下来,轻轻拨开一丛草,里面藏着一个鸟巢——几根枯草搭成的浅坑,铺着碎贝壳。巢里三只蛋,青绿色,有褐色斑点。

“快出壳了,”他压低声音。

我们退到远处用望远镜看。成鸟在碱蓬滩上飞来飞去,嘎嘎地叫。头是黑的,嘴是黑的,眼圈有一圈细白毛。老李说,这是繁殖羽,夏天才有。

冬天再来,阴天,风大刺骨。滩涂上一群灰扑扑的鸟缩着脖子挤在一起。我认了半天,认不出。

“黑嘴鸥,”老李说,“不认识?”

头顶是白的,只在眼后有一小块淡黑斑,像没洗干净。身子还是白的,翅膀还是灰的,但整个灰扑扑的,没了夏天的精神。“冬天就这样,”他说,“它们把黑帽子摘了。”

黑嘴鸥吃东西的样子,与别的鸟不同。它先在天上飞,看准了,一个俯冲下来,嘴一啄,就叼走了。老李说:“在天上能看见泥滩上的一只小螃蟹。你看都看不见的东西,它能看见。”

四月,黑嘴鸥开始做窝。我们在碱蓬滩边上远远地看。繁殖期的黑嘴鸥特别警觉,人一靠近就飞起来,在头顶盘旋,嘎嘎地叫。老李说,有一年他走得太近,一只黑嘴鸥俯冲下来,差点啄到他的头。“护崽嘛,正常的。”

碱蓬滩上,黑嘴鸥叼着枯草、芦苇秆,忙着搭窝。巢与巢挨得很近,有的只隔两三尺。老李说,它们喜欢扎堆,“挤在一起安全”。雌鸟孵蛋,雄鸟守着。隔一会儿,雄鸟飞出去叼回食物,喂给雌鸟。有时两只换班。

雏鸟出壳了。毛茸茸的,灰褐色,像个灰毛团。亲鸟叼着沙蚕,放在雏鸟嘴边。雏鸟张着嘴,叫声又细又嫩。老李说,黑嘴鸥

的雏鸟出壳就能走,但走不远。

他有个本子,记着黑嘴鸥的笔记:2022年六百多巢,2023年八百多巢,2024年一千一百多巢。“滩涂好了,鸟就多了。”

六月,幼鸟学会飞了。它们在滩涂上练,先是贴着泥面低飞,飞几米就落下来,然后飞高一点、远一点。七月开始,黑嘴鸥就少了。有的往北,有的往南。老李说,它们不是一起走的——一岁的小鸟先走,然后是成鸟,最后是带着雏鸟的父母。

暮色降临,我站在海堤上,看黑嘴鸥归巢。它们成群飞过来,落在碱蓬滩上。黑帽白身,在红色盐蒿丛里,像撒在红毯上的碎雪。天边最后一抹光打在它们身上,羽毛边缘泛着淡淡的金色。

老李站在我旁边,没有说话。过了很久,他忽然说:“从那么远的地方飞过来,到条子泥做窝,生小鸭,养大了,再飞回去。年年如此。”

老李是这片滩涂上,生命繁衍生息的见证者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踏着清晨的阳光

[苏州]陆沁文

这是三月下旬一个稀松平常的工作日。微风带着凉意,阳光却格外好。在医院安顿好一切后,父亲带我到附近的苏州老字号吃汤圆,并且说:“马上就可以带你逛逛平江路。”

我略有迟疑,但随即依了父亲。早春的风透着阳光缓缓吹来,我深吸一口气。父亲显然陶醉在这姑苏的春色里,一路上都在讲述平江路的历史故事,或是自己的见闻。看着他兴味盎然的样子,谁能想到,三个小时后,他的妻子,即将经历一场关乎生命的大手术呢?

记得刚拿到母亲确诊报告的那个周六,恰好是父亲生日,我和父亲依旧按原计划去了一家他心仪已久的餐厅。吃饭间,我忍不住心事重重地分析着母亲的病情,情绪逐渐激动,甚至一度落泪。父亲听着,突然对我说:“今天我生日,能不能开心点?”

我听了他的话,突然很生气。我觉得他似乎并没有那么在乎他妻子的病情和未来。“那是你妻子,是我唯一的妈妈!”

父亲愣了一下,眉头紧锁,随后便叹了口气:“你妈妈这一重病,启发了我,人活着,就是一天要挣一天的欢喜。

愁眉苦脸是一天,畅快地去享受生活也是一天。再说,你妈妈能否借着这次手术平稳病情,要看医生的本事,你光是发愁有用吗?其实,我和你妈最大的心愿,就是你别整天愁眉苦脸的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也愣住了。我承认他短短几句话就把我说服了——哭着吃完这顿饭,除了增加彼此的焦虑,又能对母亲的病有什么帮助呢?更何况,这对父亲本身并不公平,他应当有自己的生活,病人家属,也有透一口气的权利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父亲对母亲生病的付出是最多的,每天为母亲做饭、擦身、搀扶上厕所的人是他,跑医院和医生商榷的人也是他。按理说他应当很疲惫,但他依旧活力满满,经常出去溜达一圈再回来。“你快看,窗外的樱花开了满树,我去看过了,特别好看。”我知道,父亲不仅在对我说,也在对母亲说。

今天,正是这次“意外”的闲逛,让我品尝到了正宗的苏式早点,观赏了早春三月的花木,看到了恬静的平江路,更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。这一刻,我没有再忧虑母亲的病情,我和父亲就这样踏着清晨的阳光,闲聊着生活的点滴,缓缓地走向回医院的路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